

一把銘為櫻花的刀

施佑儒/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二年級

109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

今年奧運的櫻花火炬被疫情熄滅，我心中大和魂的火種也跟著一明一滅。踏進教室前，我沒有背負著高尚的理想，只是單純的喜歡看電影以及日本給我的感覺，就像因為喜歡吃魚跟藍色而成為討海人的少年，無知的闖入一個博大精深的領域。

老師笑看著大多數同學對日本的認識都僅止於遊戲動漫、美食等皮毛，以我們對於文化的認識，大概只停留在瀏覽目錄的階段，老師揭開序幕，談論起文化的濫觴——神話，神話同時也映照著族群的價值觀與愛情觀，《古事記》裡頭訴說著日本皇族跟神的關係，強化統治的正當性，也解釋了《源氏物語》中的性愛錯綜複雜的背後，是母系社會的影響，聽課當下的我，突然覺得不同文化之間出現似曾相識之處，但在細節上卻各自精彩，對於不同的文化，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應該，用前衛、落後抑或是優、劣字眼去評斷，當各自的價值觀出發點不同，就很容易扭曲其他文化的樣子，同時也會因為心中有了一個文化優質的樣子，而開始割捨自己原有文化裡面最真實的面貌。

純愛文學，矛盾的第一章。

在這一系的課程中，常常聽到日本被形容成「一個充滿矛盾的文化」，我覺得矛盾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隨著時代的推演，文明開始掩蓋文化，沙特曾說過：「他人的眼光就是自己的地獄」，當象徵文明的教條開始把性跟愛一分為二時，愛情最原始的樣貌開始顯得羞於見人，於是純愛文學就誕生了，愛情的純粹以及絕對被吹捧，生死相隔的這種刻骨銘心的愛情在日本蔚為潮流。在明白情愛文學的那天，老師放了《情書》這部電影，小時候看這部電影以為這樣就是愛情的全部，現在回頭發現，看似最純真的愛情，其實是社會化後的愛情。

武士道，矛盾的第二章。

以前認為武士道跟武士是同進同出的，但上完課才明白，武士道僅僅是政治控制的手段，在武士從歷史中被形塑之時，是沒有武士道的觀念的，更沒有武士道所謂的忠君，武士

表現自己的實力，就算以下剋上也沒關係，但江戶時期武士階級的人多了，開始用「武士道」這個觀念要求武士，避免他們叛亂，等於是把輿論導向忠君的方向，如此一來，武士只有以死報答君主才有名留千史的機會，漸漸的，自己憑實力得來的功勞都是上級的，上級犯下的錯誤卻由下屬切腹承擔，而且切腹的理由越來越微不足道。到了二戰時期，那些自殺式攻擊，以及打不贏就「玉碎」這種方式是武士道嚴重扭曲而形成的結果。

「花為櫻花，人則武士」櫻花活了短短七日，在最美麗的時候凋謝，武士一生都為了戰死沙場，報效藩主而活，這段話總給人慷慨赴義，捨小我成全大我的情懷，以國家的角度，每個人都是「小我」，但如果以家庭的角度，那些上戰場被上級指示自殺的「小我」，都是其他人眼中的「大我」，不是每個人都應該為了政治角力，或軍國主義派的利益結束自己生命的，政府用櫻花稍縱即逝的意象去代表武士道的精神，也用這種美的象徵去剝奪戰爭時的青年活下去的可能性。雖然今日戰爭已經結束，但現代上班族繼承武士的精神，公司主管要求他們為了公司的利益要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要帶著武士道的精神替公司賣命，養成了在過勞死邊緣的「社畜」，從古至今，握有權利的人用著「櫻花的精神」賜死底下的個體，用社會主義的觀點去抹煞個人主義的價值。

日本美學，矛盾的第三章。

在課程中老師用電影貫穿日本文化發展，也從電影拍攝的手法品味出日本獨有的美學，在課堂和課後選讀的電影裡頭，有些代表悲傷、絕望的鏡頭，都刻意讓光線打進來，呈現飄忽、迷濛的感覺，在這瞬間消逝，美中存在憐憫與感傷中顯示了「物哀」的美學；停留在天空或大海等空鏡頭去代表回不去情感或悲劇讓觀眾累積情緒，反思情節，這種不完美又讓人發想的場景是日本美學中的「侘寂」，殘缺在日本美學中不是缺陷，而是自然的另一種美。

在上這堂課之前，對日本充滿著不切實際的期待，在日劇中純情的男女主角，在報章雜誌中造就日本經濟的「職人」性格，在我心中那種堅忍不拔的「大和魂」；同時也有著無限猜疑，在日本循規蹈矩的社會中發生的暴力事件，在日本壓抑的社會底下蓬勃發展的性產業，這種種的疑惑和遐想，在這次夏季學院課程中達到高峰，在理解後平息，每個文化都有它獨特的樣子，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方有著其歷史的淵源，我們讚揚的精神是一把雙面刃。理解日本的文化後，開始反思常常有企業為了成長而複製日本企業的管理文化，或是教育制度效法某國的教育方針，覺得模仿不是壞事，但要在理解雙方的文化脈絡再進行融

合，而不是一昧地抄襲，抄襲下來的結果不只會重蹈覆轍，而且會喪失自我原本的特質，落在理想與現實中打轉。

刀銘，刻的是鍛造這把刀的理由，當看事情的眼光被刻意扭曲，就算是象徵美的櫻花，也可能被當作殺戮的工具，同樣的，心態正確的話，充滿肅殺之氣的刀刃，也可以是一種藝術。



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